

儿童文学专辑 4

未来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未来

儿童文学专辑

目 录

中篇小说

竹林 赵晨	晨露.....	评插	介图	石人 武建华	(4)
杲向真	喜梅和她的老师.....	评插	介图	郁工 孙维国	(85)
王路遥	不相识的伙伴.....	评插	介图	惠中 虞健	(99)
刘谦	小武术迷.....	评插	介图	希亮 虞健	(123)
刘国华	带洞的银元.....	评插	介图	石人 袁成	(141)



第四辑 1982年10月

外国作品

[美] 怀特 著
黄 鹂 译

哑巴天鹅的故事.....插图 石 萌 (163)

美 术

陈 设 冬 夜.....封二

[英] 约·埃·米莱斯 凯勒·海伦 (程大利 文).....封三

刘克勤 “奖” (漫画) (140)

虞 建 本辑装帧设计

晨露

竹林 赵晨



一 早晨，你好

柳 树长出了黄嫩嫩的叶子，榆树结满了绿莹莹的钱串，现在正是春天。这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清秀美丽的竹林村上空，笼罩着一层极淡的、迷离的白雾，朦胧而柔和，好象小姑娘脖子上围着的纱巾。在这半透明的“纱巾”下面，有千万颗露珠在闪烁。这些露珠看起来就象无数晶莹的宝石一样；不过，每一颗露珠都要比一颗真正的宝石贵重得多！因为这是一种神奇的乳汁，它把生命带给了大地。在长长的弯曲的小河里，就有许多鱼儿泼刺刺地跳出水面，争着吃那早晨的露水——据说小小的鲤鱼就是这样才跳过了龙门。在又浓又密的竹林里，还有数不清的鸟儿在枝头唱歌。清晨的露水使它们的嗓子变得圆润婉转，就连小麻雀也能唱出美妙的歌来。

多么好啊，早晨！

只有勤劳的、早起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早晨的美和它的一切动人之处。

有一个小孩子，他的名字叫阿明。他从来不睡懒觉，每天和竹林里的鸟儿一同醒来。当他轻轻地溜出家门时，他的心爱的大花猫“阿花”，就舒舒

服服地钻进他的被窝里，呼噜噜地打起鼾来。

阿明从家里跑到野外，就象一个刚刚甩脱了尾巴的小蝌蚪，突然生出了四条腿，“噌”地从窄小的河浜里跳到了无边的陆地上。他觉着，天是那么高，地是那么广，自然界的一切秘密在向着他微笑，清新明丽的早晨在向他问好。他没有考虑到哪儿去，也没有想好要干点什么。为什么要想呢？难道可去的地方还少、该做的事情还不够多吗？

出了门，是一条象铅笔那么直的路。这条路不很宽，但是一直通向很远很远的东方。当村里有人造房子的时候，手扶拖拉机装满了红色的砖头在这里开来开去。还常常有许多割草的小孩子在路上穿过。可现在路上空荡荡的，空气清新得象最最甜美的泉水。两边的白榆树，如同绿色的长堤。记得前年它们刚刚栽种的时候，还只有阿明那么高，现在，已经比阿明高出一倍了。阿明一直奇怪，这些树苗，是在什么时候长的呢？为什么没有看见它们长，却一下子变高了呢？

阿明跑着跑着，觉得这些年轻的白榆树的枝干，比昨天挺得更直了，那伸向空中的绿色的枝条，也仿佛比昨天又高了一些。他感到惊奇，便站定下来，揉了揉眼睛，可是他越看越觉得，是高了一些，肯定比昨天高了一些。昨天它们的身子微微

有一点儿耷拉，可现在是多么神气地舒展着啊！还有叶子，那些圆圆的叶子，昨晚还沾着些灰尘，现在变得又干净又鲜艳，就象是刚刚画上去的一样；而那浓绿的叶汁，仿佛要和着露珠滴落下来。阿明奇怪地想，难道这些可爱的白榆树，是在每一个早晨长高的吗？

阿明想着，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了不起的问题，这比上一堂算术课或常识课要有意思得多。为了证实这个想法，他又撒腿向刚刚出苗的棉花地里跑去。

棉花套种在小麦地里，小麦正在扬花，是青乌乌的、齐崭崭的；棉花住在里面，好象是住在茂密的大森林里一样。阿明昨天看见，它们是多么小啊，嫩绿的芽尖刚刚顶出油黑的土，好象初生的小猫刚刚睁开的眼睛一样。

现在，阿明蹲在田埂上，仔细地瞅着这些小苗苗。这时他看到的，已经不是一点点绿色的芽尖，而是两瓣圆圆的小叶子，好象寻找乳头的婴儿的小嘴巴一样，带着生命的欢欣，在贪婪地吮吸那甜蜜的乳汁。小棉苗也在吃奶，它得到的奶水是大地妈妈的乳汁——一颗颗从麦叶上落下的晶莹的露珠。阿明突然明白了：棉花也好，白榆树也好，都是因为吃了早晨的露水，才在这个时候长起来的。

阿明觉得很满意，也很高兴。他站起来，在绿色的柔软的田埂上向前飞奔！

田埂的尽头，是一片竹林。竹林在缥缈的晨雾里显得很美丽，那些纤细的竹子和翠绿的枝叶，在露水的滋润下，婀娜清秀。鸟儿的歌声此起彼伏，告诉你里面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充满了生气！阿明想也没想，就一头钻了进去。

南方的竹林好比北方的森林，瘦瘦的竹子就象一棵棵参天大树一样，在它们的顶端，也有许多鸟窝。有黄莺和腊子鸟的精致的小巢，也有楞青和喜鹊那稀疏得能漏下蛋来的粗劣的窝，以及各种各样不同式样的建筑。对于鸟儿们说来，住在这里，就好比呆在顶高级的宾馆里。当然其它小动物住在这里也是快乐的。因为在这儿的竹林里有一条很长很深的壕沟（这是几十年前俗称箬帽兵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了抗御日寇而挖的），现在里面长满了小树，在小树的掩映下，沟里有许多洞，每一个洞都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家，野兔、狸猫、黄鼠狼、狗獾、刺猬等都居住在这里。这种洞对它们来说，就

好比人们住的那种带花园的楼房。

一场春雨后，一些特别的蘑菇，在竹林里撑起了红颜色和绿颜色的鲜艳的小洋伞。各种小树苗也爆出芽来，象桑树、香椿等。当然，如果把它们移栽到别的地方去，它们会长得更好，因为竹子的家族，总是偏心地繁殖自己的子孙。

阿明在壕沟旁边发现，那一只昨天刚刚冒出头的嫩笋尖，现在有他的食指那么高了，遍生长着淡黄的纤细的绒毛，好象婴儿的头发一样；露珠正穿过这些绒毛滴落下来。在它的周围，他突然发现，又冒出了一大片、数也数不清的嫩黄的笋尖。

大概是昨天的笋，生出了今天这一片笋——露水从它的身上滚下来，落到泥土里，于是生命就钻出了地面。可是，昨天的笋，又是怎么生出来的呢？

阿明靠在一棵竹子上，痴痴地想着——虽然他在课堂上一分钟不能安定，可是在这时候，他却沉静得象一个小姑娘。突然一大滴露珠落在他的脖子里，凉凉的，一直钻进他的脊梁里。他扭转身，轻轻地摇起这棵竹子来，露水扑簌簌地落了他一头一脸，他觉得痛快。忽然他又想，昨天的嫩笋，一定是这棵竹子生出来的。

那么，这所有的竹子又是怎么生出来的呢？还有竹林里的这些小树苗，又是哪儿来的呢？阿明这样想着，在密密层层竹子中间穿来穿去，好象迷路的小野兔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他走到了竹林的边缘；一条很清很清的小河，沿着一片挨一片的竹林，从这儿分成三股，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流去。从这儿向南，小河的上面，跨着一座弯弯的石拱桥，这座桥连接着村子的两边。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石拱桥的样子很象一道美丽的彩虹。从这儿向西，河里长着肥硕的水葫芦和丰茂的水花生，所以这一段河身看起来就象一条雅致的地毯，使人想不到这下面还会有深得连竹篙也达不到的水。从这儿向东呢，河流简直就看不见了，因为两岸高大的合欢树伸展着它们的枝叶，严密地遮住了流动的水，有时候也把自己粉红色的绒花落在水里。

因为是三岔口，河水在这里流得很急，它不停地冲刷着河岸，把岸边的泥土一点一点地冲掉，而岸上树木的根，则以巨大的生命力拼命地抓住下面的土地，这样，就使岸边形成了一个凹洞——大家管它叫凹岸洞。几棵衰老的柳树，它们的

根须就象老爷爷的胡子一样，曲曲弯弯地垂挂下来，好象是给凹岸洞挂上了一幅幅门帘。每到春天的早晨，小小的塘鲤鱼就常到这凹岸洞里来产卵。阿明费了很多脑筋，终于发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用草绳捆住对扣的二张瓦片，里面放上稻草，在傍晚的时候，把它们吊在凹岸洞里。每天早晨小塘鲤鱼游到这里，总以为这是一个舒适的小房间，便高兴地钻进去，舒舒服服地在里面产卵。

现在，阿明正趴在岸边的大柳树上，那么轻轻地但是非常迅速地一提，“小房间”被他提起来了，里面有三条欢蹦乱跳的小塘鲤——这是阿明心爱的大花猫一天的伙食。

阿明顺手折根细柳枝，劈去叶子，留个短勾，把小塘鲤串起来，拎在手里，走出了竹林。这时候，从河对岸那一大片金黄金黄的油菜田的边缘，露出一点点蔷薇花一样的颜色来。太阳快要升起来的时候，天边总是这样美的。云一层一层的，发出桔子般的亮光。阿明张开胳膊，又在绿色的柔软的田埂上飞奔起来。空气还是那么清新，那么甜蜜，那么叫人舒畅！真奇怪啊，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早晨，可是没有一个早晨是一模一样的。世界在每个早晨都改变它的样子。在早晨，昨晚的疲劳没有了，昨天的灰尘消失了，一切又都变得新鲜和活泼了。生命的欢乐，在小河里浮游，在竹林上飞翔，在刚刚绽出的嫩芽上颤动。万物在谁也不知道的时候，悄悄地开始了它的新生，于是，它生命的历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象那初升的太阳，在谁也不注意的时候，那么轻轻一跃，就远离了地面——这一切，只有阿明知道。他觉得，好象自己的身体里面装上了一架机器，正在突突地转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力气。他甚至认为，自己的身体也突然间长高了一寸，仿佛那田间的小苗一样。

“哈哈，阿明，起这么早，在看什么西洋景啊？”忽然从阿明的对面，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这是一个老头的声音，但听起来是那么叫人愉快。阿明紧跑几步，站定下来，见是长烟管爷爷——因为他爱用长烟管吸烟，所以村里的孩子们都叫他长烟管爷爷——牵着一头老水牛，正慢腾腾地走着。他是全村最有学问的人，能回答孩子们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阿明高兴起来，几步跳到长烟管爷爷跟前，歪着脑袋说：“爷爷，牛起得这么早，也喝露水吗？”

爷爷哈哈地笑了：“早晨好，不喝露水也要起得早。”

“为什么呢？”阿明转动着黑豆一样的眼珠子问。

“洗个澡嘛！”长烟管爷爷说着，牵着老水牛往石拱桥旁边的牛爬滩走去。阿明跟在后面，只见老水牛走到滩下，长烟管爷爷使用一只长勺敲敲它的屁股，于是它的尾巴忽地往上一竖，哗哗撒起尿来；这时长烟管爷爷已经用小木勺在下面接好了。他告诉阿明，这叫放尿，老水牛每天早晨都要放一次尿。放完尿，它就一步一步地走到水里，舒舒服服地打起滚来，大鼻孔里还呼呼地喷出气来。

多有意思呀，常识课里只说牛吃草，可从来没讲牛洗澡，牛放尿，更不用说用小勺子敲牛屁股了，可见长烟管爷爷的学问，要比老师深得多……

太阳真的升起来了，照亮了弯弯的小桥、长长的流水和那绿色的小竹林。和阿明同班的小朋友阿芳，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从大路那边跑过，远远地喊：“阿——明，上学去了！”

哎呀，还有上学——天底下这样令人讨厌的事！阿明一转身，拔腿往家里跑去。

二 打一记，走一步

发明小孩子必须上学读书的人，他自己一定没有上过学，也一定不是一个小孩子，至少不是象阿明一样的小孩子，要不，他决不会想出这样愚蠢和无聊的事来。

新来的女老师象个小姐，白白嫩嫩的皮肤，黑色的卷曲的头发，深褐色的洋娃娃一样的眼睛——这双眼睛看起来确实很漂亮，它们藏在浓密的眼睫毛下面，又大又有神采——当然，这只是在不上课的时候。一到了课堂上，你就会知道它们美不美了。

在上课的时候，阿明只要扭一扭屁股，伸一伸懒腰，稍微干一丁点儿别的事，就会被这双眼睛发现，同时送来这样干巴巴的声音：“赵明华，坐端正，把手放到背后去，眼睛看着我，注意听讲。”或者：“赵明华，上课不要做小动作，把手里的东西交给我。”每天到了上午第三节课，当阿明的肚子里咕噜噜叫起来的时候，他便痴痴地望着窗外的一小块天空，想起田野里有一种茅针草，搓成饼吃

起来又香又甜；还有去年捉到的一只刺猬，烤过后的肉是多么肥嫩。于是杨老师的目光便可恶地落在了他的脸上：“赵明华，请站起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阿明气得要命——真怪呀，难道杨老师的这双漂亮的眼睛，就是专门为了盯牢自己而生在她的眉毛下面、鼻子两旁的吗？在杨老师的监视下，他必须每天坐得象一段木头——一段真正的、没有知觉的木头一样，连身上的痒痒都不能痛痛快快地去搔。

所以，阿明不怕蛇，不怕鬼，不怕虫子，甚至也不怕妈妈打——虽然妈妈从来也舍不得认真打他——就怕上学读书。不过尽管如此，此刻他在回家的路上，依然没有忘记给他心爱的蚕宝宝采上一大把新鲜的又肥又嫩的桑叶。

阿明回到屋里，妈妈对他说：“阿明，早饭凉在灶头上，快点吃完了好去上学。”妈妈说完，端起一个装满了脏衣服的沉重的脚盆走出门去，她到河边洗衣服去了。

可是，阿明并没有忙着去吃早饭，他还有许多许多事情呢。

第一，他心爱的大花猫还蜷缩在他的被子里呼噜噜地打鼾，他必须先弄醒它。他用前额抵住它的脑袋，把手指头放在它冰凉的鼻子上，和它亲热了好一会，然后再把捉来的小鱼分给它吃。

在阿花吃鱼的时候，他就该去喂蚕宝宝了。他的蚕宝宝放在自己床头箱子顶上一个硬板纸糊的大盒子里。阿明搬下盒子来，见盒子里白白的一片，一条条胖胖的蚕宝宝扭动着身体，昂着脑袋，正在向它的主人讨食吃呢。它们身体底下是一层黑黑的蚕沙——昨天铺上的桑叶，连一根筋也看不见了。——它们现在饿极了，阿明想。

阿明赶紧把蚕宝宝一条条捉出来，放在床上，然后倒了蚕沙，把新采来的桑叶铺进去，再把蚕宝宝一条一条捉进去。他一边捉一边数。他现在共有一百零一条蚕。本来他起码有二百多条，有一次，也是妈妈催他上学去，他把盒子放在床上忘了盖，结果让鸡吃了一百多条。从此以后，他每天喂蚕的时候都要数一数，这虽然麻烦，但是很有意思，当那些白白胖胖的柔软的身子在他掌心蠕动的时候，他心里是多么惬意啊！当蚕宝宝饥不可待地连身体一起钻进那油绿的桑叶里的时候，又是多么有趣，

咀嚼桑叶的沙沙声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啊！自阿明坚持每天数数以后，再没有少过一条，当然也没有多。但是有一次他发现缺了三条，翻床倒柜，到处寻找，最后在他睡觉的枕头上找到了这三个顽皮的小家伙。

阿明刚刚数完蚕宝宝，妈妈已经洗完衣服回来了。她把湿衣服一件一件地抖开，晾在门口的竹竿上。忽然一扭头，看见儿子还在屋里蘑菇，灶头上的粥碗，连动也没动；她生气了，站在院里叫道：“阿明，你这个小鬼头，现在啥辰光了，还不吃早饭！人家阿芳都已经走了好久啦！”

妈妈这么一吆喝，阿明才觉得肚子里咕噜噜地叫起来。真的，跑了一个早晨，现在可饿了呢。反正蚕宝宝也数好了，他便端起灶头上温热的粥碗，就着咸鸭蛋，唏里呼噜地吃起来。他越吃越饿，越吃越香，可是，当他刚刚吃完一碗，还要添第二碗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小兔子还没喂呢。于是他赶紧放下饭碗，拎起昨天割的一篮兔草，朝后门口走去。他的兔笼子，就放在那儿。

他有两只兔子，一只灰的，一只白的；灰兔子小时候和大花猫打架，耳朵受了伤，老是耷拉着。现在它们都饿了，两只后脚用力踏着地，发出嘭嘭的响声，好象在抗议它们的小主人，到现在还不给开早饭。一见阿明过来，它们便象小孩子一样地站立起来，两只前脚趴在栅栏上，张开了三瓣唇，红红的小眼睛紧盯着阿明，发出一种令人爱怜的光芒。阿明心疼极了，赶紧把篮里的菜叶子、面条草胡乱往里塞，满满地铺了一层。两只小兔子可高兴了，趴在鲜嫩的草堆里，放开肚皮大吃起来。

阿明蹲在地上，笑眯眯地看着小兔子吃早饭，看得忘了肚子饿，也忘了时间；不知什么时候，又被妈妈的骂声惊醒了：“哎呀，小冤家，你还在这里呀，我以为你早走了呢！”

阿明抬头一望，也不觉“哎呀”地惊叫一声，你看，太阳已经爬到了大柳树的树梢上了，这时候，杨老师不是一本正经地在按着点名册挨个点名才怪呢；而且那几个爱管闲事的同学，肯定正对着自己的空位子在做鬼脸。难道叫他阿明也象那个经常迟到的梅宝那样，红着脸，缩着脑袋，在许多人的注视下不吭一声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吗？说不定，杨老师还要罚他站在教室门口，要他讲清了迟到的原因才放他进去呢。虽然他并不怕罚站——站

在门口还比坐在位子上舒服些——可是，那么多人哧哧的讪笑他可是受不了。

“妈，这么晚，我不去了。”阿明望着妈妈，用恳求的目光笑嘻嘻地说。

“啊，小鬼头，你想逃学？”妈妈气得要命，伸手捞起挂在墙上的书包，一下套到了他的脖子上。她唠叨地数落着说：“晚了晚了，家里大事小事，没叫你伸一个指头，人家梅宝和你一般大，清早起来淘米，烧饭，带小弟弟；放学回来还要去割草养兔子，帮她娘下田挣工分，她还不是照样读书！谁象你，睁开眼睛就知道朝外野，晚了怨谁？怨你自己，还不快给我滚！要不我就敲断你的腿！”

可是阿明不怕这一套——妈妈只会咋呼，从来也不舍得捅自己一个小手指头。只要跟她磨，磨得她不耐烦，急着要出工去了，也就放过了自己。于是，他扭着身子，挨着墙壁蹲下来：“嗯，我不去，偏不去，小兔子还没喂饱呢！”

不料妈妈今天好象铁了心一样，她拾起一根青竹竿，威风凛凛地在地上敲了一下：“断命的小兔子，明天就叫你爸去卖掉它；你少跟我耍滑头，到底去不去？”

阿明瞪眼望着妈妈，没有吭声。

妈妈用竹竿在地上敲了第二下：“你不用这样看我，你以为我真的舍不得敲断你的腿吗？”

阿明慢慢地站起来，依然不吭声。

妈妈又在地上敲了第三下：“再不去我把你的蚕宝宝也扔掉。”

阿明既舍不得兔子，又舍不得那些又白又嫩的蚕宝宝，因此只好一步一步地朝门外挪去。

外面是多么好啊，世界又换了一个样子：金色的阳光从大路两旁的白榆树的缝隙里穿过来，一直照到小桥这儿；所有的绿颜色都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弯弯的石拱桥好象一个慈祥的驼背老公公，一动也不动地蹲在小河上晒太阳。长烟管爷爷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老水牛仍旧悠闲地晃在水里洗澡，露出一条黑黑的背脊和一个长着两只大弯角的脑袋。过了一会儿，它的鼻子里就喷出一口热乎乎的气，“噗”的一下，接着便沉到水里打了一个滚。

阿明多么想脱掉鞋袜，走到那凉丝丝的水里，和老水牛一起玩玩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妈妈的青竹竿在背后敲着：“你去不去？看我不敲断你的

腿！”

阿明没有办法，妈妈敲一下，他走一步。可是妈妈敲得很准，竹竿总是不偏不斜地落在他脚边的地皮上，连小脚趾头也碰不到的。

当阿明在竹竿的威逼下走到石拱桥下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他没有朝每天上学去的必经之路——石拱桥上走去，却一转身，撒腿朝桥边的牛爬滩跑去。

妈妈开始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儿子跑啊跑，跑到了水边也没有止步，便赶紧吆喝起来：“小鬼头，你做啥？”

可是阿明根本不理睬她，眼也不眨地朝水里走去。

妈妈一见，赶紧扔了竹竿，弯下腰，细声细语地央求道：“阿明，好乖乖，我的心肝，快快上来吧，妈妈再也不打你了。”

阿明依然不回头，一头扎进水里，趴到了老水牛的背上，紧紧抓着两只牛角，仰起小脸，冲着妈妈直乐。

妈妈可是吓得脸都黄了。要是水牛一打滚，她的心肝可就没了命了。她腿一软，一下坐到了地上：“宝贝，明明，快上来吧，你要不愿上学，今天就不去好了。”

三 秘密联络点

阿明一身湿淋淋地从水里钻出来，望着悻悻然离去的妈妈的背影，乐得在草丛里翻了一个跟斗，又一个跟斗。你以为刚才老水牛会在水里打滚把他甩到河里去吗？嘻嘻，才不会哩，老水牛是阿明的好朋友，它能驮着他在河里游几个来回，始终稳稳地露出它那黑黑的宽宽的背脊。当然，妈妈不知道这个秘密。

现在，他又胜利了！

天从来没有这样的蓝，蓝得象……象什么呢？他说不上来，他只觉得那蓝蓝的美丽的天上，仿佛滤下一道道欢乐的小溪。这小溪倾泻在绿色的树上，倾泻在紫色的花上，然后奔流四散，在那无边的绚丽的田野里蔓延开来。他跑着，象一条快活的鱼儿，在涨满春水的大河里游泳；又象一只自由的鸟儿，在高高的蓝天上飞翔。他甚至觉得自己不是用两条腿在跑路，而是用一颗插上了翅膀的心，在

飞、飞……

突然，他站住了。他看到了什么？哈，他看到了什么啊？！

虽然现在一切都叫他快活，一切都使他称心，可是眼前他看到的情景，才是最有趣的事儿。

他看见他的同班同学——那个外号叫“鸭子”的胖墩墩的男孩，正被他的妈妈拎着耳朵上学去。瞧那只肥肥厚厚的耳朵被拉得多长，红通通的就象一只刚刚蒸熟的大虾子。“鸭子”一定很痛——这是无疑的，因为他正皱着淡淡的眉头，哇哩哇啦地叫唤着，还用两只胖鼓鼓的小手一齐死死地抱着他妈妈的手腕子，似乎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疼痛。不过他仍不肯痛痛快快地往前走，而是跟在妈妈的后面，极不情愿地迈着麻雀碎步。

阿明差一点笑出声来。嘻嘻，原来“鸭子”跟他一样，也不想上学；可见，读书确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儿。

他开始有些同情这个可怜的“鸭子”了。他想，应该想个好办法，把他解救出来；可是没容他动出脑筋来，前面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这里有一大片苜蓿地，美丽的紫花和白花，象星星，象彩霞，落满田间。苜蓿地的旁边是一块蚕豆地，不过现在所有嫩绿的蚕豆苗都已经被割掉，土地也翻犁好了；它们被沤在黑油油的土里，将化作养料抚育即将播下的稻种。许多伯伯娘娘在这上面忙来忙去，他们把大块的黑土耙细，然后灌上水，把它抹得象镜子一样平，这才撒下金黄色的均匀的谷雨。在一小块播好了稻种的秧田里，有个穿红衣服系黄纱巾的娘娘，正大把大把地将切细的苜蓿连叶带花撒下去。阿明不知道稻种上面还要盖上这样的花被子。可这个样子真美，他很想上前去对那个娘娘说，让他也撒几下。如果她答应的话，他愿意等今年自己的蚕宝宝结下茧，送一个最大最白的给她。不过倒霉的“鸭子”的窘境，使他没有心思作这样的请求。因为这时耘田的伯伯和撒花的娘娘，几乎都把头抬起来，眨着眼睛，笑咪咪地望着“鸭子”和他的妈妈。

这么多人看着，连阿明都感到脸红了；他想还是自己的妈妈好，虽然用竹竿赶他上学去，可没让他在这么多的伯伯娘娘面前出丑。

“鸭子”见看的人多了，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无奈耳朵被妈妈狠狠地捏牢，只能亦步亦趋

地跟着。最后终于连连告饶说：“妈，妈，你放开我，我自己到学校去。”

妈妈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反把耳朵揪得更紧：“你这个蠢货，眼睛一眨，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不不，我保证！”“鸭子”连连喊道，“如果我不去学校，让我变一条蚯蚓，钻在泥里出不来；变一条小毛虫，被鸡一口吃掉，变……”

本来笨嘴笨舌的“鸭子”，今天居然急中生智，一口气说出这许多赌咒话来，妈妈又好气，又好笑，不由得轻轻一松手。就在这刹那间，“鸭子”拔开腿，飞一样地跑开了。

阿明这才松了口气，也掉过头，朝着“鸭子”跑去的方向，悄悄地跟了上去。

快到学校门口时，“鸭子”的两条腿，好象松弛了的发条一样，一步步地慢了下来；同时低下他那圆圆的大脑袋，两只眼睛看着脚跟前的一点点路面，似乎在数那上面爬来爬去的蚂蚁。

这时候，琅琅的读书声从教室里传出。如果你从这里走过，一定会觉得这声音是那么整齐、清脆和悦耳，似乎这声音的本身，也象天上的太阳和早晨的植物一样，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当然这只是不再需要动脑筋读书的幸福的大人的感觉，而对于不幸的“鸭子”来说呢，这声音就不那么美妙了。要知道这篇课文上有许多字他都不会念，如果那个白嫩嫩的象洋娃娃一样的老师（但愿她有一天真的变成了洋娃娃才好），把他从座位上叫起来，当众让他单独地朗读一遍，那情景将是多么可怕——如果这样的话，他真是情愿帮爸爸割两筐猪草，或者替妈妈洗好多好多油渍渍的碗。唉，还不如刚才早些到学校，他可以混在大伙中间念，跟着别人的嘴巴动动，也许老师不会发觉的……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回去吧，他惧怕妈妈的巴掌；进去吧，洋娃娃老师的眼睛比妈妈的巴掌还要厉害。所以，他耷拉着脑袋，似乎永远也数不清眼面前那一小块地上的蚂蚁了。

“簌落落，簌落落！”忽然一阵干爽的泥沙朝他的背上飞来，还有一个小土块掉进了他的衣领，痒酥酥地很不好受，可是他却高兴地跳了起来：“哈哈，鬼撒泥，鬼撒泥！”他大声叫着，转身跑去。因为他记起不久前在瓜田里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结果捉到了一只偷瓜的刺猬——刺猬最喜

欢这样用后爪拨土撒泥捉弄人了。假如今天能再捉到一只大刺猬，该是多么好啊！

“鸭子”跑着，胖身子一摇一摆的。可是“刺猬”却从斜刺里蹿出来，而且一把搂住了他的腰，接着把他按倒在地。

原来，这“刺猬”正是阿明。阿明躲在路边的麦田里，向他撒泥。

“好呀，你逃学，让我捉到了！”阿明按着他，洋洋得意地说。

如果是机灵的阿明，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理直气壮地反问：“要是你自己不逃学，怎么会在这里捉到我呢？”可是“鸭子”的脑子是想不出这样聪明的反诘话来的，他只是可怜巴巴地眨着眼睛，哀求阿明不要去告诉他妈妈。

“不告诉就不告诉，”阿明神气地一拍胸脯，“讲话算数！”说完，他宽宏大量地放开了“鸭子”。

“鸭子”放心地站起来，揉着摔疼了的屁股，苦着脸叹了口气：“哎，坐在课堂里真没劲。”

“是呀！”阿明深表同情，“又无聊又肚皮饿——哎，你饿不饿呀！”

“饿，饿，饿极啦！”“鸭子”使劲地点头，眯细的小眼睛里闪着光，“上课的时候，有时我就觉得这一页一页的书变成了千层糕——妈妈过年时蒸的那种糕，每一层里都夹着好多猪油和糖。有时，粉笔灰从黑板上飘下来，真叫我想起了做汤团的糯米粉；嗯，糯米汤团真好吃，我妈妈喜欢吃肉馅的，我爹爹喜欢芝麻馅的，我觉得肉馅和芝麻馅一样好吃……”

“馋痨胚！”阿明轻蔑地一撇嘴，打断了“鸭子”滔滔不绝的话，好象他自己从来不曾肚皮饿，也从来不曾嘴巴馋过一样。

“是你自己问我饿不饿的嘛。”“鸭子”有些委屈，同时舔了舔嘴唇，用力把涌到嘴里的唾沫都咽了回去。

“好好，就算是我说的，”阿明满不在乎地挥挥手，“现在我说，我们不要去上学了，把书包藏起来，一块去玩，怎么样？”

“把书包藏起来，一块去玩？”“鸭子”下意识地搔了搔自己光溜溜的后脑勺，这是当他惊讶、钦佩、兴奋、赞同以及产生种种说不出的激动心情时的一种表示。

“对啦！”阿明快活地叫起来，“我们每天都背着书包出来，就对家里人说，到学校去啦！走到半路，我们就溜……溜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把书包藏起来，然后，想做啥就做啥，掏鸟窝也行，捉鱼也行，采桑叶也行……喔，玩的东西可真多啊！”

“真的呀？”“鸭子”被他说得咧开厚嘴唇，嘻嘻地笑起来。

“我几时骗过你？”阿明有点不高兴地向他翻翻眼。

“可是，可是……”“鸭子”犹豫了一下，说，“要是被大人拆穿了怎么办？”

“蠢大才会被拆穿哩！”阿明开心地大笑，“你想，我们把书包藏得好好的，谁也看不见，啥人会想到我们没去读书呢？”

“鸭子”被说得心悦诚服，立刻从脖子上拉下书包带，把书包朝前一扔：“好，阿明，我交给你啦！”

“蠢货！”阿明笑着骂了一声，仍把书包掷回去，“光藏书包有什么用，人呆在这里，等会一下课，不被那个眼睛尖的阿芳看见才怪呢！”

“那你说怎么办呢？”“鸭子”又要搔后脑勺了。

“你跟我走，我带你到一个好地方去，”阿明笑嘻嘻地说，“不过，你得发誓，绝不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联络点。”

“我保证不讲出来，随便啥人也不讲，杀我头也不讲。”“鸭子”说完，虔诚地向阿明伸出了他那粗粗短短的食指。

阿明也庄重地伸出了自己的食指，和“鸭子”用力一勾。

就在这一勾之间，一切阻隔人与人之间的怀疑、不信任都不复存在了；世界在他们面前拉开了阴郁的帷幕，变成了一首单纯明朗的歌。

他们手拉着手向前跑去，穿过高高的小桥，绕过疏疏的竹篱，追赶几只漂亮的黄蝴蝶。黄蝴蝶先是在一丛娇艳的野红花上翻飞，接着又飘进星云一样密集的首蓿花上，眼看要扑到了，它们又忽地一窜，高高地停留在路边斜伸出来的一株桃花枝上。

“下来，快下来！”“鸭子”伸张着两只手，老远就急猴猴地乱嚷起来。高傲的蝴蝶当然不会理会他；它们在粉红的花枝间悠闲地轻舒着嫩黄娇弱的翅膀，围着鲜艳的花朵翩翩起舞。忽然，花枝微

微抖动了一下，无数红艳艳的蝴蝶，飘飘忽忽地飞下树来。“鸭子”高兴得大叫：“蝴蝶呀，这么多蝴蝶！”阿明从树枝后面伸出脑袋，哈哈地笑着：“哪来的蝴蝶呀！”分明是他摇了一下桃树，落英缤纷，乱红迷眼啦！

“鸭子”定睛一望，只见头顶上的桃树枝，原来是粉红色的，现在，红色褪尽，一下子变成绿的啦！碧绿的尖尖的小叶子，疏落有致地缀在斜斜的枝上。“鸭子”望得发呆了，他觉得这眨眼之间的变化，就象魔术师的戏法一样有劲。直到阿明又在他耳朵边大喝一声，他才醒悟过来。

“快追呀，两只老蝴蝶狡猾狡猾的，逃到前面油菜地里去了。”阿明嚷嚷着，在头里跑起来。

“鸭子”紧紧跟上，低头钻进了油菜地。油菜花正在盛开，象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姑娘。那金色的花朵便是她们灿烂的笑容，那浓郁的香气便是她们舒畅的呼吸。两个男孩子一钻进来就好象受到了这些“小姑娘”的善意的捉弄：他们竭力睁大眼睛也难以在一片明晃晃的花丛中分辨出那两只翻飞的黄蝴蝶。好容易，阿明盯住了一只蝴蝶，只见它颤悠悠地落在一朵黄黄的花蕊上。他赶紧伸手一扑，然后叫来“鸭子”，用手绢挡住，小心地舒开拳头……这回，轮到“鸭子”笑话他了：“哪来的蝴蝶呀，是一朵菜花。”阿明自己也笑了，当他抬起头来再去寻找时，哪里还有蝴蝶的踪影？只见那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在太阳底下黄得透明，黄得耀眼，象一片光明的海洋，一幅华贵的金毯。在孩子们贪馋的眼里，这赏心悦目的色彩和四处流溢的芬芳，又好象已经被蜜蜂酿成了香甜醇厚的蜜汁，从嘴里灌进了心胸。

他们站在花丛间，深深地呼吸着，越吸越舒畅，也越吸越嘴馋，忽然阿明象悟到了什么似的一摆手说：“算了，我们不捉蝴蝶了，还是到竹林里去，呆在这里会被大人看见的！”

就这样，阿明和“鸭子”跑进了竹林里。

这时已快到中午了，阳光从茂密的竹叶间照进去，形成了一道道光柱，在每一道光柱里都有许多细小的尘埃在飞旋，在闪烁，似乎它们本身也发出了一种朦胧柔和的亮光。不过，所有这些光柱落到地上时，只照到了很少一些侥幸的小嫩笋上，而竹林里别的许多地方，仍布满了浓郁的阴影，只有那些已经长高了的大竹子，才舒舒服服地沐浴在温暖的

阳光下。阿明觉得这很不公平，那些大竹子就象大人，小嫩笋就是他们的孩子。大人独占了阳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自在地在田野里劳动，可以随随便便地打他们骂他们；但是小孩子却干什么也不自由，只有乖乖地听大人的教训。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做一个小孩子却必须每天关在教室里上课，就象这见不到阳光的小嫩笋一样。

不过，“鸭子”和阿明毕竟还是幸运的。现在，他们终于把书包藏进了竹林的壕沟里——这是最秘密、最安全、最理想的地方。从此，他们可以逃避学校的束缚，摆脱大人的管教，在广阔、有趣、迷人的大自然里自在地活动了。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愉快和称心的事了。何况，阿明还说，他要在壕沟的侧面再挖个洞，那样，就是下雨天也可以躲到里面去了。

四 她也逃学

大人们常说，“触霉头，走路碰痛额角头；运道好，空手也能拾到宝”。今天，阿明和“鸭子”就碰上好运道了。

早上，他们照例装作上学去的样子，到竹林的壕沟里藏好书包，然后就去竹林后的凹岸洞里拎鱼窝子。他们拎了三个瓦片做的鱼窝子，竟在其中的一个里拎到了一条大鲤鱼，足有一尺多长，二、三斤重，喜得“鸭子”一把搂在怀里，死也不肯松手。阿明故意说：“‘鸭子’，我们烧鱼吃吧。”“鸭子”使劲地咽唾沫，又使劲地摇头。他说要养起来，让它生小鲤鱼。可是在竹林里怎么养呢？除非放回到河里。

正在这时，远远走来一个人。

这人头戴油腻腻的帽子，身上穿着皱巴巴的衣服，肩膀上挑着一副晃晃悠悠的担子。

阿明一眼认出，这是他们班里的同学梅宝的爹爹。于是，连忙对“鸭子”说：“这人最自私了，他家里养的兔子从来不肯给别人看，我们的鱼也不给他看，快走开。”

可是那人的腿好长，走路好快，正说着，他已来到跟前，望着“鸭子”怀里的鱼，两只圆溜溜的眼睛直眨巴：“哟，这条鱼是你们两人捉到的吧？哎，一条鱼，两个人怎么分呀？”

阿明和“鸭子”不理他，他也不在乎，干脆放

下担子，笑嘻嘻地说：“小人家，要鱼做啥？家里有饭吃，有衣穿，嘻嘻，还不如把它给了我，我送给你们一对小兔子。”

阿明听了，眼睛突然一亮。换一对小兔子，这真是太好了！

自己养的一对兔子——一只白兔和一只灰兔，在前几天硬是被爸爸捉到收购站去卖掉了。这是妈妈和爸爸商量好了的，为的是不让兔子影响他上学读书。为了这件事，阿明又哭又闹，两顿饭也没吃，但是这些都没有感动爸爸——爸爸可不象妈妈那么好对付。他的火爆脾气发作起来，阿明还真有些害怕呢。因此最后，阿明终于认输了，停止了吵闹；但是他觉得在另一条战线上，他对爸爸取得了胜利——他和“鸭子”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他照样可以不去念书，而且还能瞒过了顶凶顶凶的爸爸……不过说实话，兔子对于阿明的吸引力，仍然没有减弱。这几天，他多少次走过梅宝家门口的时候，想看一看里面的小兔子，只是，每次都被梅宝爹爹恶声恶气地撵开了。现在，他居然自己说要拿一对兔子来换，这真叫阿明喜不自禁，可他又有点儿不相信——不信梅宝爹爹一下子会变得这么大量，说不定是想把他们的鱼骗走哩。

“鸭子”已经忍耐不住了，他一下子跳到前面，连连嚷道：“换，换，换一对小兔子。”

阿明把“鸭子”推开，把鱼搂在自己怀里，说：“把小兔子拿出来看看。”

梅宝爹爹真的从担子的一头掀开箩筐盖，抱出两只小肉兔，放在阿明面前的草地上。

“鸭子”蹲下就要去捉，阿明皱皱眉头，又问：“这兔子会生小兔子吗？”

“当然会生啦，你没见这是一对吗？”梅宝爹爹显出异乎寻常的耐心来。

阿明一听说会生小兔，欢喜得忘了一切，不由得叮问道：“你真的换吗？”

梅宝爹爹说：“哟，你啥时候看见阿叔讲话不算数？”

“那好，”阿明沉着地向前迈了一步，把一口唾沫吐在地上，说：“给出东西给出价，要还自己买！”

他要梅宝爹爹也学他那样吐一口唾沫在地上，表示说出的话象吐出的唾沫那样，再也收不回，以后决不会向他们讨还小兔子。梅宝爹爹咳嗽一声，

吐了口痰。

于是，阿明和“鸭子”，得到了这一对毛茸茸的小兔子。

“梅宝的爹爹，人蛮好的嘛。”“鸭子”抱起小兔子时说。

“唔，今天是蛮好的。”阿明附和。

两个孩子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对小兔子是梅宝爹爹淘汰了的极普通的小肉兔，拿到集市上只能卖几毛钱，而他换去的那条大鲤鱼，却可以卖几块钱。

然而，一切幼弱的小生命都是可怜又可爱的。况且它们是真正的一对小白兔子——这就够了。小兔子睁着一双红红的怯生生的眼睛，互相偎依着蜷缩在一起，好象两朵刚刚吐絮的白棉花。

好长一段时间，阿明和“鸭子”一直躲在竹林里，逗小兔子玩。他们俩沉浸在一种愿望得到满足以后的幸福之中。可是，紧接着，他们的面前就出现了难题：小兔子养到什么地方去呢？

阿明想，最好把兔子养在自己家里，不要放到“鸭子”那儿，可是一想到自己的爸爸，如果再把这对兔子带回家去，肯定会被他扔掉；“鸭子”也想，最好把兔子养在自己的家里，不要放到阿明那儿，可是一想到妈妈整天在唠叨，嫌自己不帮她做事情，不肯看管小弟弟，如果被她看到自己玩兔子，说不定又要挨一顿骂。两个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阿明先笑了，说：“我们把兔子养在壕沟里吧！”

“鸭子”一听连忙说：“对，对，放在外面养，比在家里更有意思。”

“鸭子”的赞同使阿明更加感觉到自己主意的高明。他想了想，得意地挺了挺小肚子，说：“也许它们会把外面的野兔子撵了来。”

“肯定会有的，”“鸭子”说，“我过去养了两只小鸭，刚会凫水，就被别人家的鸭群撵了去，再也没回来。”

“真要把野兔子撵了来，我们的兔子就越来越多啦！到那时，我们成立一个秘密养兔场，我当场长，你当……顾问，嘻嘻！”阿明高兴地翻起跟斗来。可是，当他直起身子时，他突然清醒过来，他想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野兔子多，说不定会把他们的兔子撵了去，再说，竹林里还有蛇，有猪獾，有黄鼠狼，如果把他们的小兔子吃掉了怎么办？当然，他不能让自己的兔子叫野兔撵了去，更

不能叫黄鼠狼什么的给吃了，他得马上动手，为小兔子做一个温暖、舒适、结实的窝。

于是阿明立刻在壕沟里巡视了一遍，他发现沟里有许多凹进去的暗洞，这些暗洞能蹲进一个人呢。他很快就选好了一个洞，还弄来了许多鸡毛、羊毛、稻草，把洞里垫得暖暖的，软软的，就象一张铺了厚厚的棉花胎的床一样。而“鸭子”则在河边堆着作肥料的垃圾里拾了一张铁丝网——这大概是废弃的水泥船板上拆下来的。他们用这张网在洞口做了扇门，然后又在门外面牢牢地插上了竹子——这是一道高高的篱笆。现在，任何野兽都别想钻进去碰一碰他们心爱的小兔子了。

“鸭子”割来了一筐嫩草，从篱笆的缝隙里塞给小兔子吃。他以为小兔子会高高兴兴地蹦着跳着，跑过来香甜地嚼他的嫩草的，哪知小兔子一动也不动，根本不朝那些嫩草望一眼。“鸭子”急了，拔掉篱笆，把小兔子搂在怀里，将嫩生生的草尖往小兔嘴里塞，可是小兔子并不张开它的小嘴。

“阿明，你看它怎么不肯吃？”“鸭子”着急地拨弄着小兔，“你看它怎么不肯吃呀？啊，它病了，它是要死了吧？”

阿明一见也吓了一跳，心想梅宝爹爹真是黑良心，把快要死的小兔换给他们；可是他伸手接过小兔，觉得小兔身上还是那么温暖柔软，有一只小兔子甚至还在他的掌心轻轻跳了跳，转动着两只红宝石似的眼睛，竖起耳朵，一会儿又在他的手掌上嗅嗅，一点也没有要死的样子。于是他眨眨眼睛，问“鸭子”：“你弟弟吃什么？”

“他从前吃奶，吃奶粉……现在还吃粥，吃米汤。”“鸭子”吞吞吐吐地回答，他想到自己过去常常偷弟弟的奶粉吃，有点不好意思。

阿明高兴地一拍手：“这就对啦，小兔子还小，它就象你弟弟一样，也要吃奶，吃米汤，懂吗？”

“真的呀？”“鸭子”又高兴了，“那我回去偷……我……我走啦！”

“鸭子”急急忙忙地跑回家，妈妈刚刚烧开了锅，到菜园子里摘苋菜去了。他赶紧从五斗橱里翻出那只弃置不用的奶瓶，然后蹑手蹑脚地溜进灶间，掀开锅盖，舀了满满一碗滚热粘稠的米汤，又狠狠地挖了两勺白糖，加进去，自己咕嘟喝了一大口，狼吞虎咽，真甜！恨不得把这一碗全喝下去。

不过他硬是忍住了，把碗里的米汤，全都倒进了奶瓶。

可是他的动作已经被小弟弟发现了。小弟弟见他在咂嘴，又把什么东西往奶瓶里倒，心想一定是有什么好吃的，也摇摇摆摆地扑过来要吃。

“去，去！”“鸭子”伸手一推，小弟弟仰面倒在地上，呜哇呜哇哭起来。“鸭子”顾不了这许多，拔腿就要跑，恰好这时妈妈提着篮子，出现在门口。

“慧货，又惹弟弟哭啦？”妈妈生气地瞪了他一眼。他吓得赶紧把奶瓶往衣服里面藏。幸好，妈妈忙着去哄弟弟，并没注意他。他一弯腰溜出了门。

“妈妈，妈妈，哥哥吃奶粉，我也要吃。”身后传来小弟弟的哭喊。

“瞎三话四，哪来的奶粉！”这是妈妈的训斥声。

“鸭子”捂着嘴笑着，穿过菜园子，绕过油菜地，一直钻进了竹林。

他象一个得胜的将军，神气地从怀里掏出热乎乎的奶瓶来。

“我加了两勺白糖，”“鸭子”一边说一边舔着嘴唇，“甜，甜极啦！”

然而这么甜的热米汤，小兔子仍然没法吃，因为奶头太大了，兔子的嘴巴这么小，根本塞不进去。

这意想不到的困难，给他们带来了说不出的懊丧，不过这种懊丧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只灰兔！一只灰色的狡猾的野兔，那么机灵地从他们的身边蹿过，箭也似地跑掉了。

“鸭子”跳起来就去追，当然他是追不到的。阿明说，他要先去侦察一下野兔子的窝，说不定会抓到一窝小兔子，说不定……哎，说不定能让老野兔给他们的小兔子当奶妈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去年阿明抓到一对小鸟儿，挂在树上的笼子里，每天都有老鸟来喂它们。

阿明顺着野兔消失的地方细细搜寻，最后发现了一个特别深的暗洞，一眼望去，黑糊糊的见不到底。他很高兴，哼，这些野兔子们自以为聪明得很，总是把洞打得很深很深，当别人不会知道哩！好，瞧着吧！他伸手朝里掏起来。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掏出他所期待的小野兔，却掏出一只书包来——确切地说，这简直不能算什么书包，因为它既不象阿明和“鸭子”用的那种草绿色帆布书包，也不是阿芳背的那种漂亮的红色人造革小书包，而是一只用褪了色的旧土布缝成的难看的布口袋；不过它里面确实装的是书，而且还缀着一根背带。

这是谁的书包呢？难道还有一个人比他们更聪明，在他们之前就玩起了逃学的把戏吗？

阿明想着，立刻把“鸭子”叫来，两人兜底一翻，把书包里的东西，全抖搂出来了。

这是几册课本和一本练习簿，课本很脏很破，练习簿却相当干净，翻开是空白的，上面连一个字也没写。在每册书的封面上，都写着“赵梅宝”三个字。

阿明一看就笑了：“哈哈，是梅宝，梅宝也逃学！”

“鸭子”说：“嘻嘻，她也逃学，她也不做家庭作业。”

阿明又说：“她还经常迟到，她也老挨批评。”

“鸭子”又说：“她……哎，太好了！”他把空书包往上一抛。

他们是这样高兴，认为又找到了一个知音，又将多一个伙伴了。阿明说：“我们去找她，也让她参加养兔子。”

“好的，可是……”“鸭子”搔了搔头皮，“可是她是女的呀，而且她跟阿芳很要好，如果她告诉了阿芳怎么办？”

“蠢大！”阿明笑着骂他，“她自己也逃学，怎么会告诉别人呢？当然，她是小姑娘……不过，小姑娘居然敢逃学，那就说明她不是一般的小姑娘。她很勇敢，唔，跟我们差不多，走，我们找她去。”

既然阿明发出了命令，“鸭子”还能不服从吗？可是这一回他并不起劲，两条腿慢腾腾地移动着，胖胖的身子一摇一摆——每当这种时候，他走路的姿势更象一只鸭子。

“快跑！”阿明在他头皮上敲了一下。“鸭子”苦着脸，抬头望望天：“阿明，你说现在有几点钟了？”

“不知道，”阿明心不在焉地，“十一点，也许十二点吧。”

“起码十二点了，人家早就放学了。”“鸭子”说，“梅宝家就在我家隔壁，要是我被妈妈看见了，她一定又要叫我去领小弟弟——每天中午她都要我给小弟弟喂饭。一歇要喝水，一歇要撒尿，烦死了。”

阿明拍拍胸脯：“有我掩护你，你还怕啥？”

走了几步，阿明又说：“你真傻，如果梅宝肯跟我们一道养兔子，我们就可以把小兔子抱到她家去，让她家的老兔子给寄奶。”

“去寄奶？”“鸭子”来了劲头，“你怎么不早说呀？”

阿明眨眨眼：“早说？我想考验考验你的脑子哇！”其实，他也是刚刚想到。不过，这个刚刚想到的好主意，使得两个朋友无比的兴奋。

现在他们从竹林子的另一边——南面，钻出来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美丽的菜园子。这儿豌豆正开花，许多粉红色和白色的小花朵，爬满了竹篱笆。它们的叶子，圆圆的，象无数绿色的小蝴蝶。当风儿吹过的时候，这些蝴蝶仿佛时时都要飞起来似的。春天的阳光给这儿的空气带来了一种金亮亮的色彩，一派懒洋洋的暖意，叫人一下子分不清哪是流动的阳光，哪是温润的春风。反正一切都使人感到愉快，感到舒畅。看那银白的萝卜花，紫黑相间的蚕豆花，黄灿灿的青菜花，还有那碧绿的莴苣，紫色的香菜，水灵灵的芹菜和绿茸茸的苜蓿……全都象守纪律的小学生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各自的位置上。难道菜园不比花园更好看么？

梅宝的家就在菜园子前面，阿明隔着菜园就叫起来。他估计梅宝这时一定在家，因为正是吃中饭的时候。

可是并没有人来答应他。过了一会儿，梅宝的妈妈探出头来，说：“梅宝到桥东挑草去了。”

阿明拉着“鸭子”，赶紧急急地奔过油菜地，来到桥东的苜蓿地前。

阿明眼尖，老远就望见，在紫色的苜蓿地尽头，在幼嫩的小白榆掩映下，一条绿色的、长得没有尽头的田埂上，有一只巨大的草筐在缓缓移动。可是草筐移得这样慢，使他们一下子简直分辨不出，这是在过来呢，还是在离他们而去。不过渐渐地，他们看清楚，草筐下面有一张黄黄瘦瘦的脸，一个裹着褪了色的红格土布衣衫的纤弱的小身躯。很明显，这样细弱的身躯是难以承担这草筐的

重量的，所以，她的整个儿身子被压得弯了下去，几绺桔黄的散发搭在额上，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

“梅宝——”“鸭子”和阿明，一齐放开喉咙大声喊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使得背草筐的小姑娘吓了一跳，她站住脚步，抬起头来，乱发下的大眼睛四下里环顾，流露出微微惊恐的神色，好象一只突然受到了惊吓的胆怯的小兔子。

“鸭子”得意洋洋地跑上前，一把抓住她的草筐：“好呀，你逃学，让我捉牢了。”

梅宝垂下眼皮，拿割草的小镰刀在地上划着，一声不响。

“快快投降，缴枪不杀！”“鸭子”益发得意了，不由分说地动手卸掉了梅宝背上的草筐。

梅宝抹了抹额上的汗，向“鸭子”望了一眼，轻轻地分辩说：“不，我没有逃学。”

“鸭子”笑了：“嘻嘻，还赖呢……”

一句话没说完，阿明一把推开了“鸭子”，温和地笑笑说：“梅宝，你不要害怕，我们不会告诉你爹爹，也不会告诉老师的。我们和你一样，今天也没有去上学。不过，我们在做一桩比上学要有劲得多的事情。你晓得吗？我们养了一对小白兔，这对小白兔漂亮极啦……”

“小白兔？”梅宝的脸色渐渐好看了，深褐色的大眼睛里闪出一丝活泼的光芒来，那没有血色的嘴唇也弯弯地向两边抿起来——她不出声地微微笑了。这使得她那张黄瘦的瓜子形小脸上增添了一种生动的光辉。

“小白兔什么品种？”她终于启动嘴唇，好奇地望着他们问。

“品种？哦，品种……”阿明没有想到梅宝会提出这个问题来，不过这并没有难住他，他稍微皱一皱眉头，就毫不犹豫地接着说：“就是那种最好的品种呀！当然，它们现在还小了点儿，不过很快就会长大的，到那时，它们就会生出小兔子来，小兔子再生出小兔子，我们的兔子就多得不得了啦！那时人人都会羡慕我们，县里的广播站会来给我们拍照，杨老师会吃惊得说出一句话来。不用说，我们再也不要上学了。梅宝，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养小兔子吗？”

梅宝惊喜地盯着阿明，两颊竟因为兴奋而泛出

了微红。唉，小白兔，小白兔！梅宝是多么喜欢小白兔啊！在家里，爹爹养了那么多兔子，每只兔子都是由她亲手割草，亲手喂食的啊。每当这些细柔洁白的小绒球簇拥在她的脚边时，每当它们张开可爱的三瓣唇，从她手里咬啮青草，或者讨好地摩擦她的裤脚、抖动它们的长耳朵时，她的心里就充满一种温柔的爱怜的感情，涌起一股欣慰而喜悦的热流，于是，天大的苦恼也忘得干干净净了。可是，每当小兔子一长大，就被她爹爹挑到集市上去卖掉了；有时爹爹还要杀兔子吃肉。有一次，爹爹把一只欢蹦乱跳的兔子塞进一只瓮里，而这只瓮里装满了刚刚煮沸的滚烫的开水，于是兔子就在瓮里挣扎，发出唧唧的惨叫声；当爹爹再把兔子从瓮里拎出来时，那雪白的毛全脱落了，露出一身鲜血淋漓的通红的皮肉来。这一天，梅宝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在好多天以后还在梦中听到那唧唧的惨叫声。她真不明白大人为什么这样残忍；她希望有一天能得到几只属于自己的小兔子，这样她就可以不卖它们，也不杀它们，永远养下去，养下去……

这时阿明又说：“梅宝，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养的话，我们就把小兔子抱到你家去寄奶。你知道，它们现在还很小，几乎还是小毛头呢。”

“寄奶？啊，不，不……”梅宝突然想起了爹爹凶狠的脸，想起了别的许许多多事情，闪烁的目光一下子黯淡下来。

阿明见她不肯寄奶，心里有些不高兴，不过他知道她的爹爹很凶，他想她大概是怕她爹爹，于是就又说：“要是你答应的话，我们就帮你挑草，还想办法不让你爹爹知道。”

“要是你不答应的话，我们就把你的草筐踢翻！”“鸭子”在一旁气势汹汹地补充了一句。

可怜的梅宝连连后退，同时伸出双手下意识地捂住了她的草筐，把脸埋在两条胳膊之间，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不，我不能参加。我想……我想上学，真的，我……我要读书。”

“哈哈，你还上学，还上学！”阿明毫不留情地大笑起来，“上学你还把书包藏在壕沟里——嘻嘻，我们早就发现啦！”

在阿明的笑声里，梅宝黄巴巴的脸一下子憋红了，慌乱的目光象一对受惊的鸟儿，不知道往哪里躲藏才好；两片小小的、干燥的嘴唇翕动着，似乎

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来——一排整齐洁白的小牙齿，咬住了涌到舌尖上来的话语。不过她的眼睛里，已经有些潮乎乎的了。

“你到底肯不肯？不肯我就踢啦！”蛮横的“鸭子”继续逼问，甚至把一只脚都抬了起来，同时瞪眼望着梅宝；只要阿明一点头，他会马上毫不迟疑地踢翻草筐的。

梅宝几乎要哭出来了，可她依然轻轻地但是固执地摇着头：“不，我不！”

“鸭子”哼了一声，正要飞起一脚时，被阿明上前拉住了。阿明说：“算了算了，这个小气鬼，‘拖油瓶’，别睬她！”

梅宝听了这话，薄薄的眼皮眨了几眨，眼睛里滚出一大滴泪珠来。

阿明望也不望她一眼，拉起“鸭子”就要走。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歌声：

太阳光，金亮亮，
雄鸡唱三唱；
花儿——醒来了，
鸟儿忙梳妆。
小喜鹊，造新房，
小蜜蜂，采蜜糖。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

歌声很甜很嫩，那欢快的旋律好象刚刚出土的苗芽，迎着早晨的第一缕清风，发出了生命的喜悦的颤动。

阿明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循声望去——他似乎有些惊异，但他确实也喜欢这样的歌声。

他望见，在油菜地和苜蓿地中间，在那金黄与紫红交错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穿粉红色细条灯芯绒上衣的小姑娘。小姑娘有一张粉团团的圆脸，一头漆黑的闪亮的短发——她就是阿芳。

“咦，梅宝，你怎么啦？”阿芳走到跟前，发现梅宝低着头在抹眼泪，便停住了她的歌声，关切地问道。

梅宝迅速地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然后很勉强地一咧嘴角——这在她是一种微笑的表示，可是实际上却带着一种在她那样的年纪所不应该有的凄楚的样子，不过她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她紧紧攥着

手里的镰刀，摇摇头说：“没……没什么。”突然，她抬起头来，望着阿芳，情绪也似乎好了起来。

阿芳感到奇怪，伸手摸摸自己的头，问梅宝：“怎么了，我头上有什么？”原来她刚才在追一只小黄雀，是从油菜地的田埂里钻出来的。

“不，没什么。你……你真好看。”梅宝吃吃地说。

阿芳确实好看。阳光下，她的脸色白里透红，好象一片娇艳的桃花瓣，粉红色的衣衫一闪一闪的。不过与其说她的衣服和脸色相配，不如说她本身就是一个春天里的花骨朵，饱含着可爱的芬芳和美丽的色彩。

但是阿芳可顾不上关心自己好看不好看。她一转脸就望见了阿明在龇牙咧嘴地学着梅宝脸上的苦相，“鸭子”在幸灾乐祸地呵呵大笑，心里立刻就明白了。她马上朝这两个淘气鬼翻翻眼睛，气呼呼地说：“赖学精！哼，自己不读书，还要欺侮人！”

“鸭子”知道阿芳厉害，连忙悄悄捅了捅阿明，说：“我们走吧，走吧！”

阿芳一听，嘻嘻笑了：“‘鸭子’‘鸭子’不要逃，你的头上有白虱。”

“鸭子”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在自己的光脑袋上摸来摸去。“我哪有白虱？我哪有白虱？”他嘴里咕噜着，同时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阿明，似乎想知道头上是不是真有白虱。

“你这蠢大，受她骗啦！”阿明站在一边眨一下眼睛，说，“喏，长头发才长白虱；她们女的才长白虱！我们男的，头发这么短，谁会长白虱？”

“鸭子”给他说得悻悻地放下手来，傻乎乎地笑了。可是阿芳笑得更开心：“赖学精，头里生个白虱精！”

原来她说的是这个意思！“鸭子”被气愣了，一时竟想不出反击的话来。只见阿明跳了跳脚，狠狠地说：“多吃蚕豆多放屁。”

“鸭子”马上紧接上去骂道：“多管闲事多吃屁！”

两个人齐声合力，还要再骂时，阿芳已经拉着梅宝走开了。两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密密的苜蓿花地里，只有阿芳愉快的歌儿从那里飞出：

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

小蝴蝶，贪玩耍；
不爱劳动不学习，
我们大家——不学它！

五 唱一支春天的歌

春天真叫人愉快。河里的水草是绿的，河边的柳树和芦竹也是绿的，小青蛙刚刚长出四条腿来，拖着一条尾巴就跳上岸去，似乎急于要看一看这个充满了阳光的芬芳的世界。

“呱呱，呱呱！”它们用自己特殊的语言向天上飞过的鸟儿问好，向田沟里开放的鲜花致意。

“嗡嗡嗡，嗡嗡嗡”，蜜蜂在花丛里飞旋，唱着它们辛勤的歌儿。

但是风儿却象一个淘气的小孩子，坐在绿色的大柳树上嬉戏，把那些洁白的柳絮一朵朵地撕下，携着它们在明净的空中飘荡，作一次逍遥自在的旅行。

柳絮飞啊飞，飞到池塘里，飞到小河旁，飞到开着各种颜色花朵的田沟里，也飞到顽皮孩子们的身上和脸上。

阿明和“鸭子”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小兔子的喂奶问题，终于在动足脑筋之后，意外地奇迹般地解决了。

事情是这样的：阿明的老花猫刚生了小猫，而生在小阁楼上的草窝里的小猫，又被老猫不小心蹬翻下来摔死了。老花猫失去了孩子，奶水没有出路，胀得“呀呜、呀呜”地直叫，看着花猫痛苦的样子，阿明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能不能让猫妈妈给小兔子喂奶呢？于是，他抱起花猫，叫上“鸭子”，就到了壕沟里。

“鸭子”抱着小兔子，把它们轻轻放在猫的肚皮上。他怕老猫咬它们，用手紧紧地护着小兔。阿明蹲在地上，手按着花猫的身子，眼睛却盯着花猫的动静，紧张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他知道，现在这个试验的成功或失败，就看老猫的态度了。

但是，老花猫却一点也不紧张。它安静地躺着，眼睛里闪出温和爱怜的光，似乎在对这两个刚刚过继给它的孩子说：“我的宝贝，来吃吧，不要害怕，我的奶水又多又甜！”

小兔子的头在花猫的肚皮上乱钻乱伸，最后它

们终于找到了那米粒大的奶头。它们一口咬住，就马上翕动着三瓣唇，高兴地吮吸起来。阿明甚至还听见，小兔吃奶时，发出甜甜的“滋滋”声呢！“鸭子”放心地松开了护住小兔子的手，看着小兔子幸福地在老猫怀里吃奶，唾液禁不住流下了嘴角，好象他自己也在老猫怀里吃奶一样。

“成功了！胜利了！”阿明和“鸭子”看着小兔子吃饱了奶，舔着红红的小舌头，心满意足的样子，高兴得抱在一起，在壕沟里打起滚来。

喂饱了小兔子，时间也就到了放晚学的时候了；于是，两人就大着胆子从竹林里钻出来，兴致勃勃地带着一群小孩子在村西的牛棚后面捉蜜蜂。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根装蜜蜂的竹管。这种蜜蜂竹管是用一节青竹做成的，青竹的一头掏空了，把捉到的蜜蜂装进去，然后塞上棉花，它就逃不脱了。当然也不用担心蜜蜂会闷死，因为竹管上还刻着一条细槽，好比是竹管的窗子；从“窗子”外面可以看见“窗子”里蜜蜂的活动；因为窗子是这样的狭窄，因此，蜜蜂是飞不出来的。不过孩子们可以从窗子外面塞一朵菜花进去，让受了委屈的蜜蜂饱餐一顿。

在牛棚后面是一大片蚕豆地，蚕豆正在开花，花朵很小很特别。它们不象桃花那般娇艳，也不如菜花那样灿烂——它们只是用雪青色的花瓣托出几颗乌溜溜的小黑点，然而这些小黑点却使得花儿显得那么精神，那么虎虎有生气，远远看起来，好象是小兔子的可爱的眼睛。

在牛棚的前面，是一大片生产队的梨园。梨树正在开花，一簇簇洁白的花朵开得正热闹，好象在枝条繁茂的梨树上挂满了无数盏雪灯笼。清香四溢的蚕豆花和梨花引来了好多蜜蜂。不一会儿孩子们的竹管大都装满了蜜蜂。阿明捉得最多，甚至快装不下了。他把竹管凑到眼睛前面看着，又放到耳朵旁边摇着，听着蜜蜂在竹管里的嗡嗡的碰撞声，仿佛这是最美的音乐。

可是“鸭子”竟连一只蜜蜂也没捉到。他的竹管里是空的，因此，他不能象别的孩子那样，把它放到耳边去摇，因为那里面发不出好听的嗡嗡声，这使他感到非常懊丧。他发誓一定要捉一只最大的蜜蜂。

正在这时，长烟管爷爷牵着一头老水牛，走到牛棚里去了。“鸭子”一见长烟管爷爷，马上跑过